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七十三至七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懷麓堂集卷七十三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三

賛 題 銘 箴 跋

孝宗皇帝御書賛

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真周家八百延先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靜中吟一絶

於赫先帝有靈在天明為日月散為雲烟發為文章星宿森布二十八字應宿之數造化之動以静為體萬物育馬天地參矣其機在我致用則人調元代工有君有臣大哉王言衆理兼有惟德與功為三不朽在天地間並久俱長舊臣哀慕何日而忘

少傅兵部尚書馬公像賛

官有三孤公陟其位邦有九伐公掌其制覩夫嚴重果毅之資閎深博大之器稱廟堂經國之才蘊尊俎折衝

之計歴夷險而不貳其心閲壯老而不衰其氣累朝耆德親荷乎衮褒天下安危方膺乎重寄於戲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所譽其有所試若公之賢有識者尚不能窺其涯涘彼善繪者豈非僅得其形似而已邪

夏忠靖公小像賛

此吾鄉先哲夏忠靖公也昔聞其聲今見其容氣和貌恭外朴中通不矯以為異不比以為同其大則君子之不器其正則王臣之匪躬德與齒而俱尊名與世而無

窮於戲疊州之使貞觀所遺以佐永徽者也而身負其託淮西之帥元和所佐以破元濟者也而心疑其功君臣之相遇亦難乎其為終矣然則下車問政如仁廟贈官賜謚如宣宗竭誠盡瘁死而後已如公者何啻魚水之與雲龍於戲楊文貞所謂王子明韓稚圭之風者固以其德量之裕亦豈非以其遭際之隆也邪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像賛

氣和志平弗驕以盈惟德之恒 兮法精律明弗敢以陵

惟官之能兮五嶺提兵兩京司刑惟績之成兮七袠之齡一品之榮爵齒並增兮惟官有評考實與名式瞻厥形兮

沈學士民則像賛有跋

觀公之書銀鈎鐵筆睹公之容金相玉質得其惠如懷拱璧之珍閱其藏如入武庫之室有博文游藝之華有好德考終之實是宜先朝量能以授官後聖録功而蔭嗣誠足以修飭事於鄉邦為後人之表率者也昔我孝

宗敬皇帝聽政之暇游意翰墨尤好沈氏兄弟書一日訪於内閣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學士度四世孫世隆時授中書舍人領制勑文字且宣索其家得其遺像卷因撫而歎曰沈先生出世矣卷有楊文定溥所著傳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金文肅幼孜胡祭酒儼曾學士棨諸賛留内府不復降出世隆乃别摹一像録諸賛於後存於其家東陽因贅一辭用紀一時之盛事云爾

題南京工部侍郎沈公小像

身若不勝衣而受之則有容言若不出口而和之則不窮益嘗得西北江山之助為東南詞翰之雄當其入分留務出奏民功持國之憲掌邦之工旋辭禄以避寵亦完名而保終是雖在命大夫之列而有隱君子之風者也

槐軒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四明屠公於堂之南軒新闢北戶戶外抵堂堂之隙僅足容武有一槐適生其間緣戶而

起其高出屋上可二三丈則布為繁柯覆為重陰方暑盛時南枝透徹清入几格不知赤日之當午也公顧而樂之若恨相見之晚者乃名其軒曰槐軒賦以著志侍郎鄆城侶公姑蘇吳公皆和之出以示諸卿大夫和者因益衆屠公則以銘屬予予昔奉使南都禮部尚書金谿徐公時以學士掌翰林院事指所植三槐謂予曰此樹既枯而復茂意院中有當大用如宋王晉公所徵者屬予隸晉軒二大字扁於楣際故公是時屬予而屠公

見屬者亦以此也惟王氏以忠信仁厚饗功名富貴之盛其祥在物益一家之兆也然猶足以後文字傳久遠今茲槐所托顯於官署天下人材所萃集之地其於氣運殆將有徵焉以此例彼宜亦有不得不傳者也且一物之微而顯晦出處繫於時者如此屠公感物用世觸類而取之則凡魁梧博大之材樸茂敦實之器固將掄簡甄拔以為國家天下用彼山林草澤抱德而隱處者亦豈肯遺遠棄置使之有不遇之歎哉由是觀之則公

之名望勲業當不徒為一家兆也從而為之銘銘曰昔
聞其三今見其一彼槐何知倏異今昔昔在相門今在
公署彼槐何心實同出處惟天生材氣運使然家運以
百國運則千惟曹有銓若數若淵彼材攸居視厥陶甄
材具小大槐其大者若作棟梁此物誰舍或蔽若捐或
顯若庸時哉時哉實維其逢公軒則嘉我銘弗工公名
之傳與軒無窮

長洲朱氏孝門銘有序

長洲朱孝子顥字景南父病癰親為吮潞父喪當盛暑負土成墳哀痛摧裂致有馴烏之異有司上其事詔旌為孝行之門參政祝惟清有傳其孫存理上京師因予友某請於予予感其義且重其請作孝門銘以遺之銘曰惟周舊都有宅有表匪徒美觀惟善是寳惟六行有敎其先在孝有屋可封仁厚之效惟今南畿實古豐鎬其孝伊何粤有遺考生有致養死有遺報哀感行路信及禽鳥匪人則然驗彼天道孝門煌煌天子有誥其德

孔耀惟後人是儆

邵國賢亞硯銘

背惡鄉善為義孔臧守潔去汙於身有光君子體乾之剛效坤之方致曲能動闇然日章文為國而增華名與世而俱長益一物而具衆理庶終身而勿忘

蘆泉銘有序

蘆泉者武昌劉用熙所居武昌地瀕大江江岸多蘆有泉出其旁浸灌滋長叢生而條達其為物可愛其德可

取而比也用㽞葺屋而居之且因以自名性嗜經籍謳
吟著述之餘無所有事日周旋其間泠然而耳入爽然
而目接葢將屬其德而達之乎政怡然而契之乎心既
舉進士為吏部員外郎通顯矣而不忘其初間以質予
請為銘為之銘曰蘆生水濵不植而茂其美維何中通
外秀泉出山下有蒙必亨維源之深其流則清蘆以喻
政泉以象德喻存孔經象繫周易兩物殊類各有其有
孰其麗之為德之耦維古有訓遠則物取取之維何為

德之友德則育之政則舉之有鄰厥居擇必處之盈天
地間物盡吾與蘆哉泉哉請事斯語

井井亭銘 有序

蘇之天平山白雲泉世傳為吳中第一水山半有井味
極清洌蓋其支派也井舊有亭歲既久亭井俱廢弘治
庚申封翰林編修吳君仲恒命工治井且伐石為亭於
是過者游者渴可飲倦可憩皆饗君之利不厭也南京
工部侍郎徐公肅名其亭曰井井君既卒葬於山麓其

子編修一鵬請予銘刻之亭中銘曰有山出雲為雨於
天其在地者則為井泉鑿而泓之於山之根不滓而雜
不淤而渾仰涵星辰俯鑑豪髮維食與飲用之不竭有
闌護之有亭覆之維名隆隆井實受之歲久泉堙亭亦
云陊有惠封君曰是在我浚深發洪否極終通上為幈
幪外廓中空滌煩抹暍仁者之功凡厥往來載罌載綆
既庇其陰亦酌其洞錫名孔嘉盍取諸井君之去矣逝
者如斯郡守之助鄉人之思有子斯才澤道以施為江

為河奚井之為維家有堂維國有楨為棟為梁矧惟彼亭來者朂哉視我茲銘

謝生得米氏故硯上有海岳菴三字為之銘曰

海岳之英圖書之祥其人亡器則靡常得之者書其昌乎

宣和殿硯銘硯長可二尺廣尺有二寸樸斲無雕飾背刻殿名三字并御書之寶

此宋之物祐陵之書也直方以大得坤之餘溫潤而栗

維玉其如益竭江南之民力供内府之珍儲舍政機之務而為詞藝之娱者也嗚呼用有顯晦身無榮辱斂天上之雲烟閱人間之陵谷吾將撫宣和之往鑒續丁未之遺録觀萬物之聚散寄一感於心目

惕菴箴

尚寶少卿崔塄世興請予曰傑未第已喪二親禄不逮養志存永慕自受學以後頗知嚮方懼弗能守顧示菴名為警勵之地予名之曰惕菴葢取諸易禮及傳既而

為之箴箴曰維人有心感物斯動惕然而興為憂為恐其憂維何春雨秋霜其恐維何朝陰夕光我秉天賦我受親體弗踐非人弗肖非子加以惻隱為仁之形兼之悽愴為孝之門終日乾乾乃德之成吾言弗信請視西銘

書讀卷承恩詩後

讀卷承恩詩一帙蓋弘治庚戌殿試之日讀卷提調諸公所作都察院右都御史寧波屠公所輯行於時久矣

或者以為國家試士之法專尚經術悉罷詞賦正前代所不及矧玆科制策方探化原求治道又新天子明示意嚮之始而紀事之作以詩焉何居夫詩賦之所以罷謂其務枝葉棄本根非有司求士致理之意苟華而不害其實世亦不能無取焉故九敘之歌用之邦國二雅之詩施之廟朝古之紀盛事而詠成功者皆是物也夫使其排偶聲韻不病於科場而典章制度責斅於廟廊是不徒不相悖而顧豈不相為用哉然則是詩也敘而

傳之可也官以讀卷名者十三人為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博野劉公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宜興徐公戶部尚書臨潁李公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瓊山丘公兵部尚書鈞州馬公刑部尚書建昌何公工部尚書東鹿賈公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洛陽劉公工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衡陽謝公大理寺卿蠡吾馮公而屠公及予皆與焉以提調名者三人則禮部尚書盧氏耿公

左侍郎錢塘倪公右侍郎太原周公也詩倡於馬屠二公和者皆徧傳臚以後予繼倡亦辱有和者并以附之而徐劉二公為序茲越五年十有八者博野公不及序以去及丘李謝三公先後捐舘王何賈三公已致仕馮公為南京工部尚書在朝者僅及其半今徐公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公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耿公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馬公加太子太保倪公為尚書屠公進太子少傅

左都御史周公遷吏部左侍郎皆非舊秩而予適以侍講學士累遷至今官又承乏内閣從徐劉二公後故復識其末俾來者有考云乙卯四月二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長沙李東陽書

女孝經圖跋

駙馬都尉樊公大振出女孝經圖一卷無名識後有祭酒胡公若思記以為宋李伯時作而世所傳頤菴集載此記首有吾家舊藏四字知為胡氏故物也按漢曹世

叔妻班昭固之女弟撰女誡十八篇大抵倣孝經爲之故俗稱女孝經後世畫者多圖其事而本亦不同此卷筆意精絶誠有如胡公所云者非近時畫手所能彷彿也夫畫之爲用亦淺矣及其至或可以感善創惡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施之婦女童孺尤宜使其據事指物因辭以達意如后妃之閒靜姜女之貞烈樊女之忠讓驪姬之狠戾宜亦有悚然而興惕然而懼者矣若班氏之文雖真贋工拙未可深辯而其義不失乎正君子苟

有取於斯圖亦無擇於斯言也夫予又聞唐郭良輔為武孝經宋崇文總目亦載大農孝經酒孝經諸書者今皆不復見矣安得與此圖並傳以為博物洽聞者之助乎樊公讀書攻詩有王晉卿之風非徒溺於藻繪之好者吾不敢效東坡留意之戒姑因其請而識之

題宋舍人草書後

宋舍人仲珩書評者謂四體皆為國朝第一其真草篆予皆及見之信然匏菴少宰所藏草書稷拂歌與王允

達舍人家所見稱異殆其出入變化不主故常又非株守一格者比真翰墨之雄也但紙用粉箋歲久剝落殆無完筆使觀者徒賞其風神而已惜哉

書賜遊西苑詩卷後

右賜遊西苑詩一卷葢宣德癸丑夏四月宣廟賜文武重臣及諸侍從並遊內苑閣老黄公淮已致仕以謝恩至特與焉時舘閣諸公賦詩以進各録副卷於家閣老楊公士竒序已刊於家集此卷則平隂武愍王家所藏

者也於戲君臣之際亦重矣蓋必有天冠地屨之分而又有家人父子之情然後上下交而德業成都俞世遠始替於下堂之見至於尊君抑臣之世則變之極矣後之所謂交者乃流於近狎失於浮豔或者不於公卿學士又移而之他其為治效安足望哉我朝自皇祖以來優禮儒碩遠超近代凡一豫一遊一張一弛嚴而泰和而節者皆於此卷見之宣德之治固有得於體貌之隆信任之篤者誠億萬世所當法也東陽以後進菲才備

員左右不能贊明良喜起之化於此亦竊有感焉平陰之孫嗣成國公輔出卷相示因敬書於其末

書杏園雅集圖卷後

杏園雅集圖一卷乃正統初館閣諸老西楊公而下九人會於東楊公之第各賦一詩二公為前後序圖則謝庭循所作也當時此本益家有之予始見於西楊之子太常少卿導再見於西王之孫順天訓導綸三見於南楊之孫尚寶卿泰其規置意象皆出一軌益當笑談偃

仰之餘倉卒摹寫宜有得乎筆墨之外若太常尚寶二公及東楊之孫吏部員外郎旦東王之孫兵部司務仁皆予所與識其鬚髮眉宇固然莫殊也庭循非文士而獲託於罇俎圖畫之間寧非以其苦心好藝玆會所不可無者而然歟且自洪武之開創永樂之戡定宣德之休養生息以至於正統之時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稱廟堂臺閣之臣各得其職乃能從容張弛而不陷於流連怠敖之地何其盛也夫惟君有以信任乎臣臣有以憂

勤乎君然後德業成而各饗其盛此固人事之不容不盡者而要其極有氣數存焉然則斯會也亦豈非千載一時之際哉今越六十年而諸家子孫猶能什襲珍視不失其舊尤足以見功澤之深文獻之相傳未泯者時稱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文定為南楊皆以居第為别其稱文端為東王文安為西王亦然今尚寳所居賜第尚在東安門外舊葬西為相近而東第所謂杏園者已易主聞其家亦有此圖不及見也姑識於此卷之末

以復尚寶之請云

書忠節録後

右忠節録一卷少師謙齋徐先生録尚書吳公友雲死節事也公宜興人少為國子生國朝洪武初高皇帝既定元都魏國徐公禮遣赴京師累官刑部尚書出為湖廣行省參政坐事被逮上重其才釋之時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命公往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軍所獲上欲以恩懐之令與公偕行至

雲南沙塘口鐵知院等懼罪說公改制書共給梁王梁
王亦遣人來刦降逼令胡服辮髮以見公仗義直辭以
死自誓遂遇害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送四川給孤寺
藏之先是金華王忠文公禕奉命往使不屈而死距公
死僅二歲耳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公死狀及公子
㦸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歸葬而許㦸為國子生㦸貧
不能歸葬公於武昌舊治因占籍長子孫今閱再世矣
弘治初李尚賓應禎使湖南訪公墓不可得乃為傳以

傳比都御史王公詺巡撫雲南聞先生道公事謂忠文在正統間已贈官謚建忠節祠祀於其地而公事獨未著為請於朝今上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禕並祀改祠額為二忠茲先生所録者其始末畧備矣方撤葬公時大夫士賦忠節詩為卷後并其語遺書皆燬於火潘子安海天清嘯集有詩一章劉職方子高集四章則為公作者故并録之而凡書奏公移及續有賦者皆附焉惟我國朝混一區宇以綱常立天下而以風節厲

之於勤事死節之臣必有褒卹之制雖先朝所未及知
所未暇行者亦舉而行之不以其人已遠時已久而或
置可謂意周而法密矣雲南遠在萬里外負固不服害
我忠良而其名跡顯著歷百餘年如一日英廟之卹恩
今上之秩祀益推高皇帝隂子返葬之意而行之者也
嗟夫時變境易兵革擾攘之際雖闕庭畿甸之下節義
之沈沒者何限况其他乎金華文獻在國初極盛故忠
文事最著公之名雖前輩所重然非文足以輕重一世

言足以榮辱天下如先生者則其事終不白而卹典未必行也崇德報功之柄固繫於國論如此哉若表前賢重鄉邑則先生之餘事而其大者不在是也東陽覲國史知公名又從先生獲覩兹録因題其後

書五賢遺像後

按察副使邵寶國賢按方正學所敘五賢者各圖爲小像請予識之愚不敢議擬前賢乃取張南軒所撰諸葛武侯祠堂記蘇文忠進陸宣公奏議表及司馬温公神

道碑温公撰韓魏公祠記魏公撰范文正奏議集序摘其要語各録於像之左方然又嘗考其所自言者武侯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宣公則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范公則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司馬温公則曰平生所為未有不對人言者而魏公所謂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豈可預憂其不濟者則司馬記已載之矣古之君子自知之明所學之正固如此亦豈待乎賛頌表述然後白於世哉學古人者必論其世而

原其心國賢好古力學益有出乎圖像之外他日殆於此自考焉國賢勉哉

題唐宋名賢像後

右唐宋名賢像一冊凡十八人予嘗見於費侍郎廷言家益宋筆也學士匏菴吳先生命寫真崔姓者摹為此卷雖神采畧異而眉宇故存觀者可以竦然起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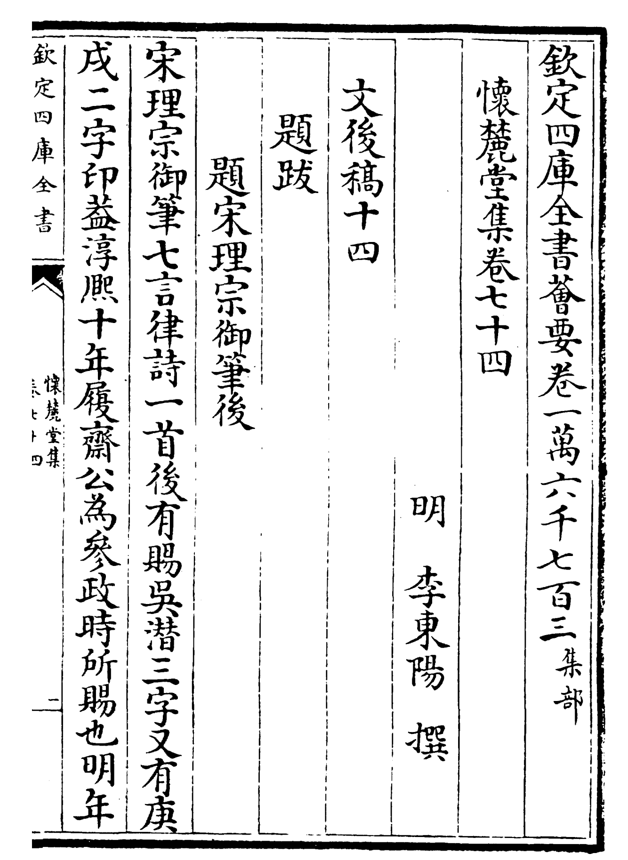
題宋諸賢像後

右宋諸賢像一卷凡四十人匏菴吳先生所得像與費

侍郎本相出入亦互有同異如王寇文富諸公尤甚蘇像世所傳最多大抵皆類此其多髯者妄也嗟夫士君子之德業文章名天下傳後世者或曠世相感或殊方交慕每獲睹其遺容餘範必起敬興歎而不能已此人心之同然者也顧殘縑斷素累歲積世出於兵燹道路之餘雖其子孫亦未必能守况其他乎今去宋不數百年而存者止此非有所謂文章德業者宜不得而與也矧其間有子朱子在焉雖欲不敬且慕可得哉謹題於

卷端復綴書其後云

懷麓堂集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三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七十四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四

題跋

題宋理宗御筆後

宋理宗御筆七言律詩一首後有賜吳潛三字又有庚戌二字印葢淳熈十年履齋公為參政時所賜也明年

公入相又明年遂罷開慶元年再相明年復罷方其嚮用之時恩禮優渥至以文事相與以治效相顧不旋踵而踈斥廢棄若未始有者君子之難合而易退固如此故茍非道交義合乃徒以言辭禮貌為輕重其可恃也哉吾鄉先達學士劉先生題是卷慨君子小人之並用葢公紹定間為郎官時上疏有云毋並用君子小人以為包荒毋兼容衺說正論以為皇極其於理宗固窺之深矣今閱世累代跡其故實猶以為朝廷之盛事不亦

重可慨哉先生之題為公裔孫學正原㶊原㶊之孫為令行人宗周持卷視予紙墨圖印完好如故自其家觀之其文與獻亦足徵矣因贅於末簡而歸之

書趙松雪十七帖後

古之名能家者未始不有所師法世傳松雪翁臨右軍十七帖不啻數十本他可知已學書者以晉為正松雪書雖骨格有可議而得其風韻最多正坐是哉此帖充道宫諭所藏遇所得意往往有咄咄逼人之勢較之其

所自書雖妥貼未逮而奇拔過之亦豈非述法之易而創制之難乎後之學松雪者失其風韻而規規骨格之間是宜其弗逮遠矣

書東萊先生手稿後

右東萊先生送張孟遠序稿一通舊藏於孟遠外孫潘日敏氏元季金華諸名士如胡汲仲柳道傳吴正傳皆有題識知為先生手筆無疑但紙墨磨滅前一行已不可句每行下一字皆横截以去以意屬讀僅可成篇而

汲仲乃稱孟遠爲孟陽不知何據按孟遠名杰於義爲
近意者有别字邪抑其誤也其前有朱崇者自稱爲宋
遺民幸生於三四十年之前得以講明諸老之學因歎
後生者視咸淳又隔一宇宙且與日敏所識皆不書年
號而書甲申元世祖二十一年也是時宋旣改物宿儒
故老猶有感於文軌之遷華宗社之黍離而不忍自附
於膚敏祼將之列先王之遺風善俗於此尚未泯也及
其既久而并此失之乃徒以前朝故物相夸耀何哉爻

都憲德潤所藏古書畫甚富近得此帖獨寶重之間以視予予於此亦有感焉若先生之文章道德天下後世所共知茲不敢贅也

書沈石田詩稿後

右石田沈君啟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序之詳矣初文定以寫本一帙視予欲有所序述嘗覬擬古諸歌曲愛其醇雅有則忽忽三十餘年間石田年益高詩日益富至若干卷總之為若干首間始刻於蘇州而文定已

捐館舍翰林吴編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田之意速予予憮然感之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於自然然亦有詩歌以為聲藻繪以為形者其大用之朝廷邦國固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論其至亦可以通鬼神奪造化降於後世乃流為技藝之末而造其妙者猶以為難説者謂詩為有聲之畫畫為無聲之詩二者蓋相為用而不兩能若詩之為聲尤其重且難者也石田寄意林壑博涉古今圖籍以毫素自名筆勢横絶㑹出

蹊徑片楮足練流傳徧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為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若是者不過千百之十一故多以畫掩其詩及其撫事觸物感時懐古連篇累牘則藏於其家非遇知者斂不自售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掩其畫亦未可知而惜予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云石田名周蘇之長洲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有一

書蒙翁書劉靜修詩後

外舅蒙泉岳公謫戍肅州時嘗書劉靜修幼安濯足淵明歸來圖二詩肅州藏之幾五十年矣常侍御承恩西廵得而歸募善繪者為二圖共梓為卷閒覽而傷之靜修天下士也二圖之題故非漫作我公以忠直致禍幾死不測其書此詩則感流寓之久念遄歸之樂託志寄興確然不失乎正者亦已深矣東陽尚友古人景慕前哲無能為一辭之賛嘗讀靜修詩集有所擬述輙附録於後云

書文公先生繫辭本義手稿後

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費君子充得晦菴先生易繫本義稿本數紙皆烏絲欄大小字分經註書間有竄易即所竄易與世所傳定本亦或不同其意同而辭異者不敢悉舉如游魂為變註曰魂既遊則魄降而為變定本乃曰魂遊魄降散而為變葢其初説似微有次第之可議而定説則見魂魄相離無分先後之意方為精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註曰一與六相得合而為水二與七

相得合而為火定本乃曰一與二三與四各以奇耦為類而自相得一與六二與七皆兩相合而語録亦曰相得如兄弟取其奇耦之相為次第有合如夫婦取其奇耦之相為生成又曰甲乙木丙丁火相得甲與己乙與庚相合益初説止一義定説則於經文而字各字皆有著落而義益完足矣先生明聖學傳道統之功固無俟論至於訓釋經傳剖析義理蠒絲牛毛各極其至而明暢妥帖無復遺憾天下莫加焉先生嘗自謂字字從分

金等子上稱來今觀命意造語累易而後定然後知其用心之密也今之學者苟能誦習而講求之雖中人可以見道使此義作於宋之前彼以文章名一代者得而觀之豈復疑於是書至以為非孔所作哉

蘇子由告身跋

右宋蘇文定公轍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造八寶成肆赦加授中奉大夫者藏於霍山裔孫文斌景泰元年文斌卒妻仵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孤虎底於成成

化四年以舊業爲鄰人所侵攜虎持誥𢘆於廵撫都御史王公竑王公見其卷軸斷裂惟故綾誥詞及三省官名尚書省全印尚存謂仵曰此爾家世澤不可棄也仵以疋絹屬六安衛張千户爲之裝飾張誣爲質物責貸金若干兩有所赴愬輒遣人遮止之後仵死虎孱不能直張亦貧甚以誥予范千户易穀六斛指揮使張時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弘治十三年過廬州爲知府馬君金道其事遂以遺馬馬攜至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

所得至十八年始得虎乃取而歸之嗟夫故家文獻惟制誥為重蓋國之典命在焉然唐之中世已有以告身易一醉者若宋之盛時此詔方下不數年所謂八寶者幾為俘物至於歲久代易子孫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屢經於喪亂之變累脫於攘竊之手而後得可不謂難哉然則物之存亡得喪固有數焉而馬君之希古好德公天下之物而不為私者亦不可泯也故既記所建三蘇祠又為題其卷尾蘇之後人其自今永寶之

哉

跋聚芳亭卷

少保湖州閔公朝瑛出其七世祖介甫提舉聚芳亭卷視予介甫葢其祖字本不仕提舉則鄉俗所稱如待詔將仕之類耳記一通乃元至正間紹興路儒學正陳遇所著稱亭扁為九臯學士所書而不舉其姓字亦已逸去矣詩若干首皆東南人士而緇黄之徒亦與焉詩不必皆工其字畫往往得松雪餘緒有趙桐生趙肅者尤

為近似意者或其族人有陳恂者號亦山則學正之族無疑也又有平湖錢永壽平湖本漢故邑後隸海鹽本朝宣德間始析為縣隸嘉興府嘉湖固鄰郡地平湖或其鄉名昔已有之亦未可知也湖經元亂以張士誠為我驅除納之盛世得不轉徙故家文獻猶有存者少保公以科甲起家位登三事文學治行為累朝耆舊亢宗拔族於前有光而其先世之清風雅尚託之冠裳鉛槧之間者吾能徵之矣夫所謂聚芳者名花異卉蕩為浮

埃不足深惜而詩書圖史遺芬賸馥在其子孫者其來未艾謂非少保公之賢而致然哉公與予同舉天順甲申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少保則致仕時加命也予既為補書亭扁於卷首因復識於後如此云

跋宋高宗御書養生論卷

右嵇康養生論一卷真草相間用智永千文體後有德壽御書印德壽宋高宗宮名作於紹興十八年戊辰實中興之二十二年也又九年丙子孝宗受禪始尊高宗

為太上皇退處德壽又十四年年八十一而崩於是宮此書益倦勤時筆計其年當過耳順而楮墨精密乃如此豈真有得於養生之説故歟史稱其博學强記繼體守文而撥亂反正復讐雪恥為未足觀於是書者其亦有所感矣吾友楊應寧都憲得此而藏之敬題其後

跋王守溪所藏古墨林卷

古墨林一卷守溪王先生所藏也宋蘇長公一帖即萬竹山房所刻者與黄山谷蔡君謨二帖皆精絶米南宮

後一帖亦佳前一帖自稱醉書而其本朝御府題跋極其奬許蓋寧宗嘉定間筆也張即之小草世所鮮見元鮮于困學後一帖殊有思致李雪菴以楷書名此一帖行草亦渾朴可重予嘗見其大幅草菴字正如此虞邵菴一帖稱歸隱時作然猶當在目眚前也蘇昌齡仕偽吳為學士周伯温為執政其人不足評而詞翰皆可取但周草不及其篆書遠甚楊鐵崖不以書名而驕傑横發稱其為人陳文東國初名筆松人宗之此一帖校其

楷書頗似不及姚少師一帖小楷書其詩跋乃後數年作稱姪繼代書惟律詩一帖頗效蘇書後書與仲溫賢友仲溫葢宋克字此亦必國初人而不著名氏不可考也嘉興周鼎伯器題其後則遂以為南宮宋恐為誤句但所謂雲東逸史者乃前御史姚公綬知此卷為姚氏物姚亦能書有識鑒故輯此卷為精然其没不二十年而已再易主矣可勝歎哉卷首三篆字太僕丞金湜本清書金善摹印篆亦不俗予既跋此卷亦别篆三字於

後是日在閣署與守靜焦先生同觀守靜云嘗聞趙松雪過酒肆見其帘字駐視久之謂當世書無我逮者而此書乃過我問知為一僧書則雪菴李溥光也因俟僧來肩輿往會與語而合薦之朝累官昭文館大學士守溪亦云姚少師賑濟還吳見酒帘字問知為一少年書呼而見之養以為子太宗官之至太常少卿今其子孫存焉是代書此跋者也此二事皆奇而相類故附書之

書柳誠懸處州帖後

顔魯公楷法嚴重而行草流動首尾貫串若無端倪柳誠懸此帖深穩醖藉與世所傳石刻矜持結束弦直而鐵屈者如若出二手覩書者固不可一律論哉世恒謂顔筋柳骨故雖醖籍流動之中所謂筋與骨者固在也因與克温學士談二家書法故併及之

七賢過關圖跋

論七賢過關圖者多矣會稽劉孟熈霏雪録所載差詳葢黄山谷嘗題之曰眉山老書生作此圖人物各有意

態又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意以為趙子雲之苗裔摹擬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其言止此不指為誰某也元曹文貞公伯啟集有詩曰清談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意指當代清談之流不知何據今觀漢泉集乃無此詩不知有別本否也錄又稱虞邵菴有題孟浩然像詩曰風雪高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又稱國初唐愚士有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閽蹇驢騘馬襆山犉瀛洲學

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則是皆以為唐人矣予觀
雪樓程鉅夫集有詩曰長庚自是謫仙人子美逢時稷
契臣風雪茫茫五君子醉吟猶得繼清塵又嘗聞吾友
倪文毅公岳稱其父文僖公嘗見舊圖人各有標目有
王維史白者而不能悉記也吾甥崔禮部傑世興近得
錢舜卿白描卷自題曰七賢相顧度關時正是天寒雪
又飛大抵功名俱有分跨鞍何事不知歸卷後西河李
進者題長句有曰開元天寳全盛時閭閻巷陌皆能詩

又曰承平何事有行役況復衝寒欲何適無乃漁陽兵亂後飄泊天涯共為客又曰宋公七言變風雅崔李王岑各相亞誰言行輩不同時雪裏芭蕉古曾畫又海鹽李孟璿題曰摩詰也知偏善畫謫仙應是最能詩又三山泰懋題曰輞川圖繪吳興畫太白文章檇李詩海鹽李季衡曰謫仙之問詩無敵輞川繪事尤難匹高岑崔史總奇才豈少佳章紀行役大抵以為唐人也今此圖摹寫偏天下而牛驢羸馬氊裘大帽關山風雪之狀皆

畧相似益必有所本者而鑒賞考索之家竟不能得其本末何哉崔甥聞以質予予亦不能悉也姑輯舊聞以俟

跋米南宫墨蹟卷

右米南宫書七言律絶四首後有畢長史張掄二跋斷為真蹟無疑米書與蘇黄並價而各不相下大抵蘇黄優於藏蓄而米長於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之外有藏蓄之風焉予所見米書似此絶少評書者當自知之

屠丹山詩卷䟦

右太子太傅丹山屠公手書長歌一卷以遺贈太保周文端公者也弘治間二公並為吏戶尚書曹署相聯接篇章相倡荅胥史僮隸給役不暇大抵周詩尚精鑿屠詩尚捷速體不必同而同於好樂觀丹山此卷每章動數十言亹亹不厭其捷可知已及二公先後致政歸不相見者數歲更化之初相繼名用時禮曹事簡文端多引疾在告而丹山以臺務倍冗舊興頓踈不數月文端

復遂歸志此卷葢别時所贈者未幾丹山亦復歸歸又閱數月而文端之訃至矣嗟夫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閑其間聚散欣戚固有不可得而齊者二公承召而起奉身而退葢畧相同惟文端好得考終贈穹階加美謚事定於葢棺之後家傳於授簡之餘則雖言語詞翰皆文獻之所在宜斯卷之長存也文端之仲子尚寳少卿魯請跋於予葢公治命既爲位哭公始得援筆以附掛劍之義尚寳乃受而藏之

書化度寺帖

予皃時亟聞先憩菴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右而未獲見見汝帖數十字已磨滅不可觀每以為恨今太師英國張公間出所藏舊帖乃駙馬李祺家物銘叙畧備其空紙處率用印識若文書家所用葢印者帙後若趙松雪揭曼碩巙子山諸公皆有題識惟謝端所謂藏鋒王沂所謂神氣深穩者最為得之周馳云石刻羽化已久則此固二百年前物也公博雅好文事尤重世

澤其永寳之如李氏所識也夫

書先府君遺墨後

先考贈大學士府君嘗衍永字八法變化三十二勢式及結構八十四例著論一道景泰間上之朝既不果用論例稿手自藏比棄養後發篋見之爛紙斷墨殆不能讀而所謂勢與式者已失之矣弘治已未内弟太子太傅成國朱 公廷賛嘗出所藏勢式一帙則府君中年所書以贈外舅太師莊簡 公者東陽不覺哭失聲於是補

訂家藏論列之後取其所謂勢式者彙成全帙以藏越十餘年屬國子生太原宋灝者摹勒大字勢式而論例字少又多殘缺東陽乃手録於石而篆題其額曰憩菴府君字法手稿并刻焉東陽不肖不能嗣其楷法粗以舊聞用存手澤以畢平生之志若其品格意義則有能書家者在非不肖可得而與也正德其年男東陽書

書顔魯公祭文稿後

顔公楷法端嚴一筆不苟書家者流或頗疑其局滯及

其屬草之際流動飛越莫知端倪如西安所刻坐位帖者是也漂本序稿予嘗見其真蹟於蔣御史宗誼家始知石刻去墨跡遠甚恨坐帖真跡之不見於世也此稿乃在東京時祭伯父文嘗於陸詹事廉伯家見之少宰李叔淵得以相視吳文定公及遼菴楊都憲皆有題識方與喬亞卿希大三復撫玩又不知此書曾有石刻否有之當復何如姑識卷末以俟知者

書陸中書所藏卷後

嗚呼吾友靜逸陸先生之卒二十餘年矣其子中書舍人爰輯予嘗所還往簡札數十紙為卷蓋自筮仕以來幾五十年者皆在焉予展卷締視猝不知為何人筆也因撫而歎曰人之少老其異一至此哉當弱齡驟進之時粗率簡略莫知所裁固不可與靜逸並駕第意氣之周洽志趣之符合倉卒造次亦不相遠而箴規磋切予得之靜逸尤多據時考事誠亦有不可棄者况卷尾一紙靜逸已不及見其於存没聚散之際可勝道邪吾家

私稿所識不過一二而中書君乃能俱藏並録無所遺失固趨庭授簡之餘事而篤念舊故嗜文好學之誼亦於是存焉予之始覩不覺有宋景文欲焚少作之意徐而思之知其志之不可咈且自懼老耄之年所得與所進無幾為不足校也乃為之標首跋尾憮然而歸之

書石勒聽講圖後

石勒令人講漢書酈食其勸高祖立六國後以為此法當失聞留侯諫乃云頼有此耳彼胡以膽力騎射自負

未嘗誦習韜略而及此不可謂不難矣史稱勒雅好文學起兵時立君子營既僭位置史學祭酒其亦有所得而然乎勒之答徐光云若遇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及其聽講乃與留侯之見合若高祖所不及然借箸未還而銷印已趣高祖固兼留侯而有之矣且勒亦非真達義理識事勢不過校計於利之私彼張賓自比留侯勒所委重所為建議亦不過猾夏干紀之事罪不容誅寸長一得葢不足置喙於其間也此圖殆元人所

作意氣之雄贍耳目之傾注宛若聽説發難然者亦獨非有所發感於其間乎觀者其以畫視之而以史視也吾甥崔禮部傑得之予覽而有感焉為題其後

書石鼎聯句圖卷後

右石鼎聯句圖一卷凡八段每段摘韓文公序語分書其次紙縫有小御書印後有宋學士跋語定為宋思陵書李公麟畫觀其苦吟傲睨潜行悵望風神意態各極其妙而筆勢圓活若真有契會然者謂為公麟真跡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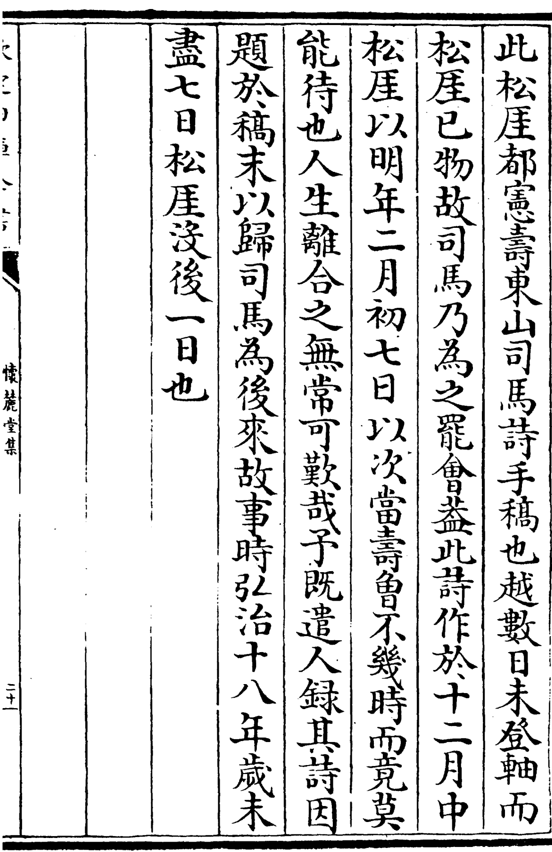
宜思陵書意度整暇且當國諱則闕其點畫間有遺誤
不復竄補揆之事體亦有宜然夫以宴安玩愒之時雖
詞章藻繪之事猶足以妨治而養亂若石鼎之詩說者
謂文公寓言戲作非實有此人與此事即有之亦不過
騷人墨客所與資脣吻適情興者其於身心理政無益
也而況有甚於此者乎此卷蓋廣信張真人家所藏故
印識猶有所謂留侯世家者比楮墨散脫為家人輩包
裹果物監察御史李自石見而收之叙次表飾完整如

故因又歎其世家故物而使之散佚不守曾經籙符劔之不若則道家者流如軒轅彌明者亦難乎其人矣噫

書范寛下蜀圖卷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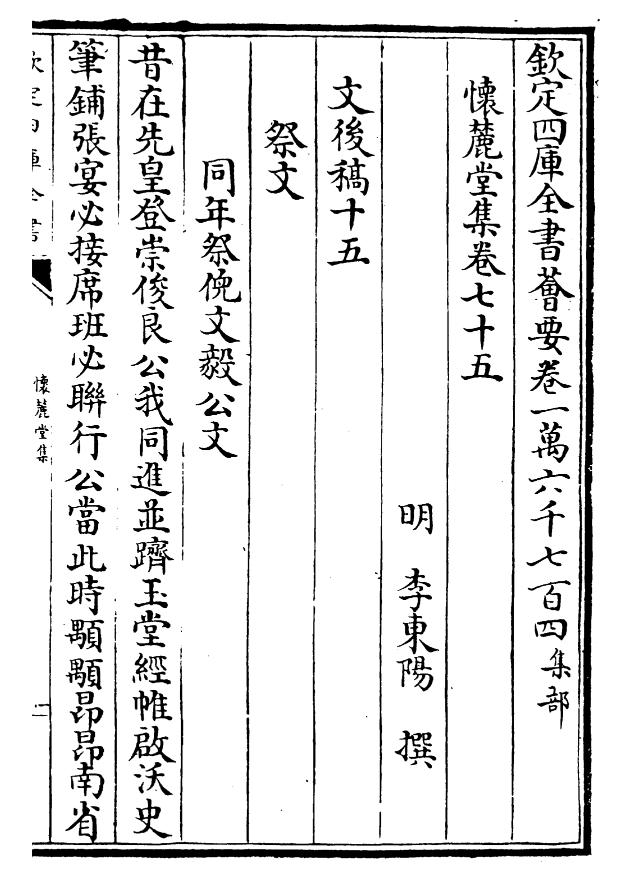
右范寛下蜀圖往歲於謙翁徐先生家見之翁精鑒識相與歎宋初武功之盛繪事之妙翁不可作矣比再見於其孫尚寳丞文煥嗟乎四三年來蜀寇未靖安得起翁於九原而與之一慨也耶

書戴都憲手稿後



此松厓都憲壽東山司馬詩手稿也越數日未登軸而松厓已物故司馬乃為之罷會葢此詩作於十二月中松厓以明年二月初七日以次當壽曾不幾時而竟莫能待也人生離合之無常可歎哉予既遣人録其詩因題於稿末以歸司馬為後來故事時弘治十八年歲未盡七日松厓没後一日也

懷麓堂集卷七十四



懷麓堂集卷七十五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五

祭文

同年祭倪文毅公文

昔在先皇登崇俊良公我同進並躋玉堂經帷啟沃史筆鋪張宴必接席班必聯行公當此時顒顒昻昻南省

擢秀中台耀芒車書玉帛黼黻文章宮保晉秩留司賛襄入掌天曹左右帝旁進退人物訏謨廟廊公當此時炳炳琅琅我唁公病握手在牀哭聲載門我弔公喪跡謝朝籍魂歸江鄉公當此時窅窅茫茫凡在四類罔不盡傷矧我兄弟哀胡可當執紼有日東芻是將嗚呼逝矣何日而忘

同年祭傅文穆公文

嗚呼鄉有先達國有舊臣培養成就代不數人公之文

章演遹淵淪公之性行縝栗温純詞苑毓秀卿曹致身功在啟沃業存經綸地極台斗望隆冠紳遊鵾始運屈蠖方伸中道傾逝天胡弗仁友朋之義休戚實均共期戮力以賛化鈞公今棄我孰與為鄰昔我同年如木向春今我同年若星在晨嗟公已矣寧不傷神執紼而餞王河之濆目送行旐心隨去塵與公永訣涕淚盈巾嗚呼哀哉

復畏吾村舊塋告先考墓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東陽敢昭告於顯考贈大學士府君尊靈曰東陽伏承治命以祖塋狹隘弗寧厥居哀痛惶惑歴於茲土先妣舊封猝未克合宅域未備碑表未建因循苟簡十六七年比因長男兆先之喪追念體魄欲别卜佳城以次遷祔盖嘗遠涉房山畋築樹村而山崎地衰卜不協吉窮則反本竟歸故域乃竭志倍力盡市其旁近地百有餘畒可以周築垣墉通行神道昭穆可序遷合有期平生鬱抑之懐一旦而遂感激之至

轉成悲傷是用告諸墓前上慰靈爽俯仰今昔哀何可言謹告

遷葬告先考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東陽敢昭告於顯考贈大學士府君之墓曰舊塋既復遷合有期比者請假於朝伏蒙聖恩特賜葬祭增光墟墓倍感衷腸敬卜良辰奉啟玄宅憑棺叩顙究接音容畚鍤之聲恐干靈爽事非獲已情實難任道路伊邇松楸在望仰惟先志視往如歸季

弟東溟幼男兆同祔葬已久長男兆先權殯未窆並從

遷祔謹告

將合葬告先妣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李東陽敢昭告於顯妣贈夫人

劉氏之墓曰吾母之喪四十八年吾父新塋久未克合

心懸兩地痛徹終天遷祔有期褒卹旋降人謀既協神

相攸同預告幽靈仰祈明鑒謹告

合葬告先考妣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東陽泣血告於顯考贈大學士府君顯妣贈夫人劉氏曰嗚呼痛哉自我先祖葬曾祖考妣於畏吾村吾母之墓實在右穆墓地狹隘不過二畝吾父吾叔志存增石為有力者所據病間遺命飲恨而終暨别葬於故城小西門還祔事重不敢輕議松楸相望曠如山海左瞻右盼五内分崩痛定而思有悔無及邇歲别求吉壤百計莫諧長男兆先旁殯墓舍久而未祔哀與日增天誘其衷復圖舊地宅域既闢樹築

苟完仰荷聖天子優假之恩貸以旬日褒䘏之典過於尋常地利天休皆出望外神人協相悲感交并嗚呼生也同堂沒而同室昭穆具在子孫列侍吾父母之靈若可以少慰矣東陽不肖生不能盡承顏養志之禮喪不能致慎終追遠之誠不孝之罪何其可贖捫心叩顙無以自容謦欬庸駑用圖不辱尚祈恩庇佑我後人謹告

亡弟東濵并此附告

安葬告兆先文

汝爹告兆先汝久未葬實傷我心葬既有日聽我告汝小西門之地汝所樂也不得已而遷畏吾村之墓汝之所常病心焉者也而歸之皆汝平生意料之所不及也嗚呼送死大事其責在汝我乃行之人亦有言可謂倒行而逆施矣今上而遷父合母下而葬子勞苦不足論吾何爲其心哉汝其從汝祖依汝母擕汝弟以安處於斯也嗚呼痛哉幼男兆同幷此附告

遷葬告曾祖考妣等文

維弘治某年曾孫具官東陽敢昭告於顯曾祖考處士府君曾祖妣孺人賀氏顯祖考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府君祖妣贈夫人陳氏曰兹者奉吾父資政府君之柩自小西門與吾母劉夫人合葬於此弟東溟男兆先兆同並從遷祔昭穆具備骨肉咸萃伏惟尊靈默佑永底安吉庇我後人先叔父百户府君叔母孺人唐氏亡室贈夫人劉氏繼室贈宜人岳氏亡弟東山東川同此附告

祭衍聖公孔以和文

嗚呼哀哉疇昔之歲公來京師凡我斯文載遊載嬉月夕風晨左書右詩惠而過我不醉而歸二十餘年敬久不衰婿我猶子聘我令儀曰此大宗實維本支後繼我者非此其誰公奉兄命我慰母慈吉卜既協家人具宜我子東行驥尾是隨誼重骨肉勢忘崇卑笑而謂我此會何時踵未及還樂極生悲公書弔我情見乎辭公病不朝星霜再移為公屈指秋以為期訃音倏來將信將

疑東望停雲涕淚交頤瞻彼闕里莫摳我衣濟上之約雖悔可追公有令聞美玉良珪公有高懷月霽春熈一旦而沒云胡弗思孔廟之焚公適罹之梁木既構斯人則萎我為公慟匪獨予私欲往哭公室是遠而何以致我絮酒炙雞辭以為侑公知不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孺人岳氏文

蒙泉翁門有女六人歸李者四其一則學士之婦符卿之賓有孝有則于宗于姻家有祿食國有錫恩然而健

者半病者半邅屯坎坷餘二十春嗣未及延而已弗自保其身矣我蒙翁之澤於是而盡吾黨之厄亦何相因至此耶聞訃之日執紼之辰吾方在告情莫得而伸也一觴之奠聊以致吾親而已嗚呼其聞耶其弗聞耶尚饗

祭海鈞蕭先生文

我友天下為士實難定山有莊南屏有潘公起東徼周旋其間窮滯太學達登諫垣謫郡蠻陬佐憲閩藩地歷

險夷事異悲歡凡今之人避難求安難進易退惟公有馬義重金石情傾肺肝山限海隅神交意傳自壯及老踰四十年世路將別盟言未寒千里一訣下歸重泉凡今之人雨覆雲翻終始不負孰其能然公哭我子有詩載編今我哭公匪銘曷宣手閱遺書淚雨涓涓日望飛旐心旌懸懸絮酒而弔哀何可言尚饗

祭劉舅文

嗚呼哀哉吾母之黨獨吾舅存骨肉之喜豈惟似人壯

別天闕晚歸玉門聚散欣戚餘三十春今忽棄我吾疇與親哭不憑棺葬不繞墳寧我恝心我疾在身公則諒我九泉有間曷以慰公視我銘文一奠而訣哀胡可云嗚呼痛哉尚饗

祭曾尚書文

人生聚會可謂甚難南北殊蹤壯老異觀惟今之悲乃昔之歡凡我同年迭倡交和朝必充廷宴必盈坐惟今之弔乃昔之賀過公之門鄰哀巷憐登公之堂男涕女

漣挹公儀容不見周旋聽公音聲不聞笑言公壽實希年既踰七公官實髙品既登一公名不隳公行可述公無往憾我自公卹陳詞叙哀侑我芬苾平生之交於此永畢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錦衣文

維公之先自越移燕我亦楚徙如萍水然絲蘿之緣以世以年公以武顯有位有權有守有為有行與言終始之際儒生所難公壽已希胡不少延病起而弔哭憑其

棺公子公孫衰絰在前公不我逕悠悠九泉靈輀駕矣何日而還辭以酋之有淚汍瀾嗚呼尚饗

祭孔氏女文

嗚呼痛哉我女之生玉韞珠藏我女之嫁鳳翥鸞翔我女之行山遥水長椿萱並茂琴瑟相將麐封圭組相祀烝嘗我女不樂懷爺戀娘廟庭赫奕府第輝煌莊田徧野桑棗成行我女不樂言非故鄉我女歸寧歡聲滿堂我女疾病舉家皇皇疇昔之夜我夢不祥我女告終竹

死蘭殤無論骨肉鄰嗟道傷婆與汝棺母掃汝房棄汝藥餌還汝衣裳舍汝斂汝汝夫在旁我女何女質美德良我生何生有女無良汝弟既没汝兄亦亡嗟我老矣形單影雙觸物感事摧肝裂腸今日何日景物異常雪慘風凄雲日無光昔汝别時涕淚淋浪今汝去矣形聲渺茫求之不得四顧徬徨我有官酒汝不復觴我有家食汝不復嘗吁其逝也何日而忘嗚呼痛哉尚饗

祠堂成告文

維正德某年孫大學士東陽敢昭告於顯高祖考處士府君顯高祖妣譚氏顯曾祖考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府君顯曾祖妣贈一品夫人賀氏顯祖考府君顯祖妣陳氏顯考府君顯妣劉氏曰粤自幼齡屢遷第宅比居茲地十有四年墓域已成家祠尚隘比因雨潦上漏旁攲怵惕誓心悲傷坎骨乃勤新構稍拓舊規面陽背陰昭穆並序棲靈有所抱痛無窮仰兾恩慈俯垂鑒佑謹告

祭方石先生文

嗚呼士有曠世而相感終身而不相信者是非可以笑貌爲亦不可以口舌論也或符契之左右或枘鑿之圓方間之而不能使之離强之而不能使其合葢嘗有慨於聚散而曷能無意於存亡方其並舉甲第聯步詞林忘年合誼異地同襟以文字相劘以道義相箴諒羣衆人而得此予不自知其何心及乎志溝功名趣懐高尚回車乎九達之間振衣乎千仞之上顧勲業之未終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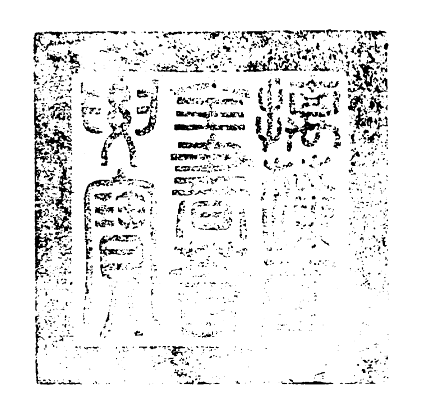
文章以自放是宜稱國士而有光齒前賢而無讓者也嗚呼我志君子公行我知神道之銘匪我其誰所謂上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者吾嘗聞之矣豈但慨晨星之落落傷宿草之離離惜往日之不再歎人生之有涯而已耶尚饗

刻字法手稿成告考墓文

維正德某年謹以刻成永字八法手稿一部焚於我顯考贈大學士憩菴府君之墓為文而告曰嗚呼惟我先

考精通楷書推衍永字八法定為變化三十二勢結構八十四式歸之獨見成一家言手澤尚存紙墨多缺業慙授簡力愧揚名懼夫積歲愈深幽光遂泯舍葢抱痛兢有餘辜乃屬太原宋灝摹勒大字風神體格幸免遺遜東陽仍取全編手自謄寫統令上石數月而成追念劬勞敢忘教育有身莫贖欲報何能徒以衰老之餘年粗畢平生之一事尊靈如在鑒此虔誠嗚呼痛哉謹告

懷麓堂集卷七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陸學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七十六至七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五集部

懷麓堂集卷七十六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六

墓表

明故南京户部郎中致仕進階中憲大夫羅公墓表

吾郡有耆德之士曰中憲羅公子葢及見焉修眉廣顙

朴中茂外偉然長者也自致政歸十餘年卜築府城中端居簡出優遊自適饗子孫之奉卒不失其正以終嗚呼今安復有斯人哉羅氏之先出吉安巇下後徙家長沙今之茶陵州自宋以來多顯者公高祖十九府君為元國子生其季子曰丙翁丙翁之季子曰汶在國初為燕山護衛斷事承勅理冤獄活四十餘人斷事之季子曰懋公父也公諱琥字彥武生而子立無兄弟以孝聞茶陵時為縣以縣學生膺貢升國監以楷書選入中書

録文武官誥勅正統巳未授南陽府通判督賦有法承檄捕盜盜皆就獲鞫其誣者五人縱遣之孫公原貞為河南參政檄勸糓麥二十餘萬以備賑貸宋參政琰檄撫流民二萬餘户附籍諸縣民甚安之余肅愍公為兵部侍郎廵撫河南檄築封丘隄疏黄河八十餘里下張秋入於運河三載考績乞歸省母又檄運京儲邊餉若干石丁内艱歸州縣請留之制弗許景泰庚午服闋改衢州府會有劇賊時孫公為兵部尚書軒公輗為都御

史皆在兩浙檄公領兵三千駐遂昌諸縣獲其黨三十餘人以功賜金帛諸物秩滿九載超擢為南京户部郎中部檄勘官屋鈔直監收京儲造茶鹽印契諸事事皆集值尚書闕署掌部事諸司皆受令焉復滿九載自通判至是其考最之辭皆備極奬許與其大者則有公廉端慎之稱將大擢以子鐔膺貢監舉鄉薦乃謝事歸後以詔例進階中憲大夫鑒舉進士為給事中為參議皆及見之卒之年九十有四弘治癸丑十一月七日也明

年某月葬於某山之原配譚氏封宜人二室鄭氏以子
貴從夫階贈宜人子九鍪鎧鐔錮鋈鑒鑾鍪釜早卒鐔
奉新縣丞鑒令為陝西右布政使餘皆以輸粟為義官
孫三十一庭椿松柏桂槐楠梅梓梧榴相樟杞楊楩樹
櫓棐榆梁椅李材杰梲彬槿梅楝杏柯椿桂梓亦義官
曾孫十有五熉煒熇炳爍燿燔炨煥燮焯燈烔熄某玄
孫幾女一孫女二十有二曽孫女十有幾玄孫女若干昔
李遷哲男女第宅聯接十餘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各

據簿以審公之嗣續殆或近之東陽生晚耳目所逮距直一郡求之四方指不能以再屈也况經術相紹簪組交映而布政君之清謹恒固顯庸未艾足以振起而揚厲之哉然則公雖没而其榮名盛業所以為不朽者固在是足為鄉後進者勸而非徒以壽考嗣續為也布政君與予交厚且久奉四川參政唐君震狀請表公墓數歲弗能復會唐君亦已壽終狀所書子孫復增於舊則據令所增者書之以俟其後云

鄂陽阡表

平潮鄂陽山之原屠氏墓在焉葢自成化丙午屠府君葬於是時府君以子勲貴再封為刑部郎中以卒勲方為南京大理右寺丞例未及葬祭後十有餘年當弘治己未屠母乃卒勲已為刑部左侍郎贈府君如其官而母以獨存故自宜人加封為太淑人太淑人秩三品例得賜祭與葬葬所治封築器數之等皆加於舊而府君以合葬故與有榮焉於是勲之官寵日盛家教益有徵

府君之恩數固待於是而後備然刑家之義統於所尊必重為表襮不可獨為母道勳乃録誥命之詞諭祭之文刻石於墓以昭示來裔而鄂陽之阡始顯其在嘉興郡地若是者或有之而縣境所在則未始有也按府君之遺行有三曰事病母撫孤姪拯急難母楊淑人病瘍久躬自舐濯廬於墓側三年兄樞之卒也以其子煥代役京師及煥壯未有嗣又給田置媵得子二人兄祀賴以不絶句容商徐氏者為盜所踣瀕死水際為解縛易

服以火熨之而蘇酬以百金竟弗納其賢如此太淑人之行有二曰狥姑難曰睦夫黨姑之病有盜入其室左右扶抱以衣物慰遣之盜亦感歎不敢逼而去恒居與妯娌齒動先退讓與府君言必舉世俗異姓敗家事以為鑒人亦以此賢之嗚呼夫與婦殊道而異施若府君及太淑人之行固各有所處而教子之方貽後之計無不同者勳之以文學致身以行檢守官以才望受簡任皆其徵也然則榮封顯卹生有寵没有耀長存而不朽

者固亦有由矣哉

翰林吳封君墓表

吳縣天平山龍岡之原爲封翰林編修吳君葬地實君所自卜者弘治戊申葬厥配司孺人而虚其壙之半越十有三年庚申君以壽終其子一鵬卜明年辛酉九月某日啓壙而窆從治命也君諱行字仲恒世爲長洲著姓祖諱敬考諱宗皆隱於農君少時父客死母周氏亦卒家遂落君内負幹力奮自樹植徙居蘇城朝夕拮据

積二十餘年始復故業且寖加裕焉顧樂義舉遇鄰黨貧乏輒為解橐逋不能償者或折其券至有急復周之他如建橋浚井凡可為物濟者為之無所讓教子專用儒業及一鵬舉進士入翰林獲沾錫命每戒以積學修行諄諄書札間不厭也性度豁達尤喜遊眺與徐侍郎公肅友善嘗從至京師遊玉泉諸山信宿而返家居山水間登覽不輟未病一月忽買舟徧抵鄉邑與親友敘舊故至徐公談笑竟日若與訣別者比歸疾作且呼酒

徧飲家人復自引滿合歌以侑觴遂沐浴更新衣以夙所治斂具授其孫曰吾且逝矣明日乃屬纊其終始不亂如此可謂賢矣司孺人亦常勲令族生有内德能勤與儉其始歸值君貧時協力治業以底於成一鵬嘗溺水幾殆孺人投水中抱出之愛不弛教每佐君督課一鵬或購書歸取直值君他出孺人輒易他物酬之客至躬治饋具留與論議惟恐其去若父葬母饋及二弟之婚皆與有力然請必君出弗敢專也故君恒宜之一鵬

亦賴以有立鄉之稱内德者益不能釋云一鵬念秋試時不獲視母含歛及聞父病將請告而訃已至痛不自置乃圖為不朽計奉其同官周朝振狀乞予校藝禮闈得一鵬竒其文又奉詔授業見其雅潔可愛重亦嘗一再接君知家學之有徵也故為之表

明故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戴師文墓表

成化戊戌予同考禮部得師文卷心異之曰是必博學多才之士比揭榜戴姓豪名浙江人退訪之方石謝先

生曰吾鄉名後進也廷試之日方石實受卷見其策亦大奇之登二甲進士優等後累官至參政以卒方石方家居為著銘誌且以書要予表其墓道之石其父亦予京闈所取士知安州將告歸遣使申請而方石適被召入國學重為速予予值有哭子之慟痛稍定於師文重有感不能置也按戴氏出台之黃巖宋石屏先生九靈之後歷宋元為文獻著姓再徙温嶺今分隸太平太平亦台屬縣也師文之大父諱圭隱處不仕父名通宿學

不售實以經業教師文師文貴請以其官封之不受竟
自取鄉貢母陳氏累封為宜人師文年二十舉於鄉將
試禮部其父少之不遣行久乃得遣遂聯捷授兵部武
庫主事主隸役出納數年稍遷員外郎亦未有以自見
擢職方郎中主營鎮戰守官士調遣之務會邊報旁午
夙夜綜畫應荅如響尚書以下皆倚重之不欲使居外
資望既積擢廣東右參政以去時年三十有六而已而
輿議猶若以為詘師文益殫志慮思有以救弊拯困未

及一施而遽以疾卒大夫士聞者無不歎且惜之不獨於知者為然師文嗜問學自為舉業已窺見古詩文機格時有所出入既優仕壹意研究深得肯綮間以所著質予予益以信知之非誣師文卒乃見其所謂贅言録者中間有檢飭自勵語期無負方石先生及予益師文視予猶其視方石也嗟乎考校之職得一士焉輒藉以自慰且期其有所建立以相引重有士如師文者其文章行業皆足以大顯於世而竟弗究以死豈不重可惜

哉然師文之名託諸方石固足以不朽然圖顯録而互見者宜表之不可無乃叙而表之曰廣東右參政戴師文之墓

遺善處士顧公墓表

遺善處士顧公諱顯字文顯松江華亭人遺善其所自號人遂以是稱之公既没且久其子封翰林編修瓊欲白其潛德未果其孫侍讀清嘗撰述為狀比以母喪歸因請於予將刻石表諸墓道成父志也公端重有則童

時學鄉校不煩其師性孝愛父晚歲喜賓客每先童治具夜歸必潔枕席候之門至則扶掖以入既寢然後退雖盛寒暑不廢也姑之夫贅於家視其二子不異同氣共案而食者五十年後欲分所有且自名便利如其欲予之隣人侵所居地見而不問家人以為言曰爾曹弟努力彼能侵之其子孫未必能守也已而果然配沈氏早卒公年僅踰三十旁無媵侍或諷令繼娶曰吾既有二子矣若娶而不愛徒傷吾心躬自撫鞠終身不再議

清甫能言即教以方數居近市有爭鬬屠殺者輒擕而避之及諸孫列侍默授書史誦康節誡子辭曰吾願汝輩為上品人尤樂與人善聞人過則掩覆之惟謾詐殘暴者輒誚讓不少貸鄉後進皆有所畏法焉平生惟一再入城目不識官府耳不聽淫樂手不執銖兩纎嗇之物口不道市井機械之言身不蹈危險僇辱凡不義之事雖閲世甚久際物甚衆而秉彛之懿固未喪也葢清之自述云爾夫人之有庸言恒行閭閻畎畝之子弟不

能知知之不能傳雖士大夫家亦或然然禮所謂弗明弗仁者葢專責之士大夫其他則不暇責也若詞臣史氏之施於人者發潛闡秘往往有之而於其祖或不及焉何心哉清以文學名家庭軌範皆得於濡染薰炙之間其辭核而理可據信也且語以大孝為揚名次不辱又次能養則懿行雅操榮名寵錫如清也者豈徒以藻翰為哉予稔知清因獲識封君性行端厚已徵家教沿流溯源有不得不歸之公者及考其實固治世之逸民

畿邦之遺老也是雖生不賔於鄉沒不祭於社而勒名紀行為後來表式亦獨非史氏之所有事哉

大明周府封丘王教授贈承徳郎户部主事李君墓表

慶陽李君惟中以教授卒於家友都御史楊公應寧為銘以葬而墓道未表後君以子夢陽貴贈承徳郎户部主事夢陽乃請於予且出其所自為狀夢陽學於楊公又予禮部所舉士其視予猶視楊公也故予雖未識君

而亦不得而辭焉按李氏出開封扶溝君祖諱恩從外
舅戍慶陽死事邊徼考諱忠有隱德妣某氏以節稱於
鄉君諱正惟中字也生而莊重自負或誘以非道輒内
愧累日家本饒父好施而貧居勤苦力學為文章敏贍
過人試有司久弗售循次應貢以親老授學職為阜平
縣訓導俗野不學君嚴為誨迪越五年士習勃然若丕
變者而君以家艱去擢周府封丘王教授王雅重之數
日不接必問曰李先生無恙否有疾則躬往臨視以為

常王素嚴重久寢和易議者以為輔導之助前後四十年官雖不顯而隨所受任以職務自飭固如此世之人苟不獲顯位輒自厭棄不復有所振厲覬於君亦可以少省矣國朝之制凡藩府官不得為内朝卿士惟身没而子貴者則得封君之學未究於用而用之教子夢陽以文學發首解登甲科砥礪名行表然見郎署君預被封錫獲報於身後其視諸所自得之也一間耳然則有子而不知教者亦獨不以君為法哉以是表於君墓亦

鄉邦之勸也君配孺人髙氏赤城農家女嚴明有内則既歸君薪水舂爨績紝澣濯之事無一不親事姑極孝敬或不懌則率諸幼羅跪曲為愉悦必意釋乃已此其賢克稱為婦者故并書之孺人以就養卒於京師夢陽扶柩過河南殯於城北越二年君啓王得假以喪歸道得疾至陜增劇抵慶陽六日而卒

明故贈翰林院編修蔣君墓表

全州之望曰蔣氏蔣氏之彦曰封君諱良字希玉髙祖

榮鄉曽祖志敏祖貫舉湖廣鄉貢官至刑部員外郎考
安隱於鄉君生而多疾祖母蒙母滕更相保抱賴以有
成年十六為州學生端雅好學提學官至以友呼之為
易其舊字後所稱者是也正統丁卯舉廣西鄉貢屢試
禮部輒弗利卒國子業天順丁丑謁選吏部授雲南河
西知縣縣多夷獠好惡無常性君壹事撫化不任鞭朴
平賦役循田野教民力作越數年增户四之一修建學
舍增弟子員親據案講說誘使為文藝自是始有登科

第者尤善制彊梗有寸白里多不逞武斷鄉曲持官税不時納君械治其尤者數人餘斂不敢肆官長有迂視之者至是始歎服焉九載將上計耆老數十輩投牒借畱之布政按察亟為草奏奏且上君念母老欲歸覲以情告乃止於是備録狀奏驛致之以示褒奬既上吏部改廣東都指揮使司副斷事品均而職散類左遷者人為之不平君自若也凡獄涉民事者時承檄治之亦為盡力未嘗自弛閒讞獄於韶聞母喪歸歸數月而卒弘

治辛亥以子冕初命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君仕雖不顯卒以子貴於位不稱徳之義固亦有徵哉君事父愉婉在官得異味必思其母以世業讓二弟其自奉計口置田所得俸稍羸輒散諸姻族故舊及凡貧乏者人有過務為掩覆雖犯不與校讀書求大義為詩裁取適意不事雕繪而教子務通博以古文草篆為法病革時召冢子昪於外手書數十字遺之命酒三釂朗吟古詩二句即就枕翛然而逝葢其心宇清泰故至死不亂如此

然則其所養者可知已

明故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鍾君墓表

嶺海閒多幽人逸士顧僻在南服去京師遠甚非有所憑藉或老死巖穴名不達於朝者若鍾封君松雪翁者非其子兵科給事中渤之賢人莫之知也君卒渤介其同官王工科文哲造予請為文表墓自述父徳哀咽不能辭文哲為畢其説曰封君諱鐸字文振廣東東莞人也生而穎異好學學舉子方弱冠州縣薦以應試其父

不欲使去左右君素孝謹因歎曰仕以為親親弗樂將焉用仕遂棄不復業家居色養外内無間言比其以貧故出遊江湖過豫章下金陵徧於吳越之墟挾所有為賈服計銖累寸積家日以益裕已而歸曰吾非好遊者也每讀書為歌詩多所自得尤究心小學一書人欲淑其子弟者延至家塾則欣然就之誘導不倦其教子尤肅嘗手抄經義數百篇授渤曰吾志在此今以畀汝矣渤既舉進士獲以初命封君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君益

謙慎自視與韋布無異且戒其族姓曰魚鹽之利小民所恃為命者慎勿奪之鄰邑有荒地數百畝可渠而為田君集衆力圖之垂成而爭者至君遽以讓之其人償半直君悉分於衆一無所取至於卹孤拯難恒汲汲若弗及然故鄉人皆以長者稱之其崇尚禮義不自矜溢如此然猶有世德焉君考諱玘號横溪素履恬靖年七十未嘗至公府祖諱定安號守驥先生始遷横塘嘗分田贍族煮茗以飲行者大父諱立成僑居良平時已以

善聞其慶澤所由來遠矣退次第其言為狀以致予予憮然歎曰鄉之評自古有之蓋耳目所逮毫髮不容遁然孔子論好惡於鄉人之善不善固有所擇苟其所不合雖不為所好無損也文哲為諫官方以論議榮辱天下非阿所好者矧其指事核實鑿鑿可據信哉

毛閒翁墓表

蘇之太倉州有百歲翁毛姓諱弼字惟忠晚自號為閒翁人亦翁之翁生而質美不假問學慎身寡欲無偽言

飾行宅心夷曠待物以和遇横逆未始與較雖居貧能以所受田讓其兄嘗獨處有少婦來奔正色叱之後三十年其配王孺人始以告其家鄉人莫之知也成化丁未詔民年八十以上賜冠服及肉帛翁實應格或諷令稍增年至九十冀多得帛翁曰朝廷施不報之德又欺而取之何心哉此二事皆君子之所用其心者使出為世用則其所操執所施措必非負國與民者也教其子昇曰汝為商以供吾養遂致洗腆安其高年昇亦簡易

儉約讀書好禮後以子貴累贈奉政大夫左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人皆稱之曰此毛閒翁之子也教其孫澄曰汝為士以亢吾宗澄狀元及第累官右庶子兼侍讀賜四品服直經帷修國史以學行稱於時人皆曰此毛閒翁之孫也州之始建翁實應聘為鄉飲大賔及澄歸省值翁壽期大夫士為賦頌以相艷慕故翁之名老而益彰蓋不獨於鄉為然弘治辛酉十一月日南至無疾而終葬於州城北陳涇之南翁所作壽藏王孺人先

卒且葬至是祔焉翁惟一子三女五孫某某曽孫八某某玄孫二某某於戲古之論壽者必歸之世運蓋雖其人之善有不能以獨致者我太祖除殘定亂瘡痍之民死而復蘇太宗始奠大業暨於宣廟翁嘗由京師瞻輦轂預聞刑賞之大累朝以來休養生息以至今日庶富之效極矣而翁隨際其盛身不出鄉閭足不至公室秤尺之具不經於目甲兵敲扑之聲不入於耳安居色養全而歸之箕子所謂攸好德考終命邵子所謂生太平

世老太平世者殆兼之矣是非間氣之所萃故歟太倉本崑山地有周壽誼者生於宋季入國朝洪武初為鄉飲賓至百有餘歳而卒郡志書之以為奇事後之壽者固多其至百者惟翁一人而已然周雖終始盛世而壯長於改革之時宜無以自樂者其子孫亦未甚顯況賢且貴如毛氏者哉揭名著行附諸貴徳尚齒之義誠不可泯没於後澄以禮部之舉予實校其文比奔母喪有事於墓念祖徳未表請予文刻於墓道乃按其所自為

志而復論其大者如此云

懷麓堂集卷七十六